

兩浙海防類考續編

原考

一擇練官兵查得水兵陸兵原遇汛期分發哨禦防守汛畢掣回其
水兵在船操習水戰陸兵合營訓練萬曆元年貳月內為申
督習射以嚴武備事該本道副使劉 看得射比禮樂書數
次之圖以崇韜亦以觀德古人載之射義者甚詳即今鄉會
武科大率取決於是非徒小技而已近該本道操閱官兵類
習輕裘儕帶之態其於操弧挾矢若不屑為又且預造高大
櫓把短小弓箭希圖幸中甚至買挽鼓手掩人耳目率皆高
臺反下餽糧之數何有貫虱穿柳湊羽之能哉此平日不學

之過也諸藝固皆不可缺者然百步之外非矢不達就經通

行各總每總并各衛所各置立較射簿三扇將寧紹三區六

陸官兵及衛所官軍俱每月逢二日令各把總掌印官

於教場演習本藝之外願射者聽公同填註有無中數

下月終選道查驗倒換不許捏報虛應本道遞此以別

將軍一參軍一參軍一參軍一參軍一參軍一參軍一參軍

分等黜治俱聽本道親臨校閱賞罰詳

為整理海防事奉

欽天監撫某門方 安檢題

兩月各船止留各船梢水看船原派軍火器械綠手
叅將駐劄者聽然將近備倭把總駐劄者聽把總督同哨官
隨宜擇地訓練至玖月初上船防過小汛於壹月中起至來
年正月中止各在水寨如法練習俱參日壹次嚴加校試精
熟仍聽海兵該道親詣閱視量行賞罰方發出洋每項水陸
操畢該道報院查考等因遵依贊令定海臨觀貳總弁中遊
哨官兵小汛畢俱在定海關水寨大汛畢俱在定海衛教場
聽各把總官兵正遊貳哨官兵小汛畢俱在舟山水寨大
汛畢俱在中中中左貳所教場聽然將中軍官昌國總官兵
小汛畢在石浦關水寨大汛畢在前後二所教場聽把總官

如法訓練其本區寧波臨山二營陸兵等年汛期調發沿海
防守聽把總官督圓衛所官兵合營操練汛畢回營每遇三
六九日在寧波考覈本道操練在臨山者聽把總官操練及
本道巡歷閱視其餘各區水陸官兵操規俱照例遵行又為
比例懶慢舊制以資違備事奉

本院批巡檢陳立中等呈各巡檢司原額弓兵陸續奏文扣
減解京濟過充餉等項存兵數少不敷巡緝防禦等緣由到
道及據寧波府呈詳前來詳批巡司官兵之設本為待暴客
衛生民其弊至於倚隘作奸受詞勒詐弓兵本以禦盜而反
以為盜勾攝騷擾貽害地方因此漸次議減殆盡不幾於

噎而發食耶既裁弓矢安用審檢為也今據各司告鳴此亦
有說諛府之議亦云詳矣額非不可議增工食非難於誰
汎但患有名鮮實無當於用耳本道前在楚中親見各巡司
兵數仍舊額有至肆伍拾名者但各江防兵巡衙門署有簿
冊即令在附近本道地方與民壯等役一體合操每月六次
管操官查閱不到者呈究

各完閥操隨衆較藝遂得實用我浙沿海衙門星列獨不可
推廣

軍門圍操水陸二兵之制於各附近各道總叅把總去處如
期合練之乎若此則人皆精兵自難於營私而坐食矣况中

間關隘有衝僻要害有緩急附郭有遠近見存有衆寡其增
數又未可一例議也仰府覆查精確酌議以憑通詳即填入
成書可也速繳隨據該府覆議具呈該本道議得管界塔山
鮚鯈霞嶼長山穿山太平爵谿石浦陳山十巡司除見存玖
名外量加兵伍名松浦向頭二巡司除見存捌名外增兵陸
右角東巡司原存兵拾名外量增兵肆名趙舉巡司見存玖
名尚有貳拾貳名撥出防守縣城不必加增螺峰岑江岱山
寶陀肆巡司見存玖名與原拔舟山圍操弓兵內撥還伍名
各在司防守俱遵

內閣庫水陸二兵之制於各附近總轄把總分處與各區

言之合謀以盡其職責聽官僚官員的小報者三寡少道主
關襟隨意的對主事

欲在督撫軍門謝 指延罪名奏自徇取之後委派審酌令此經兩道
勅議停安淮鹽數量行省復上諭點驗但恐嚴加懲辦有裡
實則可也請准如議為特錄存

巡按司江之寧海吏黃 指各巡司不據議利量已謂派議
行與是不進行折推于特鑄舞作弊於天下者為莫鍊之
有素無考詳初放之復棄而置之則欲繕易生精光理發而
不可用矣不以爲急令更發改舉錄歸之莫容以弗恒乎故持
不知其兵不知戰鍛治幕之兵莫其兵之為用外以疲憊入內

以接旨意在在官衛而復有是之器人等患之初若兵被侵
船為所倭船失水則人若系其上無氣立死之謀未發於我
當時皆不謀敵故不計錢糧及時而裕於我仁是故在彼兵
士極有餘力泊船處所創立營壘以便操演雖竟有畢者
船兵以為所拔而兩利俱得也時漸瓦掌達量建營事即置
船營等之小而留兵至如鉛彈火藥等物但使備缺而不容
花燭等之多營之起而操練之法廢矣若不及時教練確
則有失所以且在船長校軍火互用如賊船離遠則以無砲
一言子房發育為先賊船逼近則以長鎗鎗矛前旗旗兵待

二鋒手止絕等伏不可更覆以嚴候兵夫各各歸就

境遇擊則與陸兵齊操誠為至誠。陸兵練習各陣勢，
三隊俱習鳥銃，每什以二人習刀，所二人習狼筅，四人習
鎗，二人習鈎鎗，短鎗暇時俱習弓弩。如鳥銃衝陣則刀牌手
護之，刀牌手衝陣則長鎗。護之者，弩鎗鎗手衝陣則狼筅
手護之所，謂長以衛，短以禦。兵制之常經也。但器具欠
精，餉額漸減，月廢火繩鉛彈，例不開銷。今之病也。近蒙明文
切責，器具之修置日精，餉額均平。水陸之月支一例，且於火
藥等物量與開豁矣。柰何道至遊食之民以兵為生而使貪
僥幸之徒馭兵為利？利其甚也。長其驕悍，稍嚴驅策，勤鞭撻
巾此於操練之實，何如也？無令之計尤在諫將耳。誠使為將

者庶明公勇不以私自營不以法自撓不以勢自裹不以難
自阻不以逸自安不以分自廢則將之所以自練者為有道
矣以此練兵則言無不聽法無不行事無不立名無不正驅
之白刃而可蹈率之深遂而可赴矣兵將一心遐邇一體以
之養於平時則為有制之良兵用於有事則為出匣之利器
驅之無不利矣故曰練兵非先練將

申諭

一操練官兵

萬曆貳拾陸年間為軍

務事談海兵道按察使范奉

督撫軍門劉憲牌達

熊今陽承屆期各兵例應出洋

算其間多有空閑時飄洋防重地兵將精勇且今天高廟與不可坐消時日古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正在此時仰各出汛各把總官趁此冬暇天氣清爽即便嚴督所部官兵隨汛隨處選擇平陽地而逐一各將所習藝射操演本官仍將某藝優某藝劣每半月揭報查考毋得虛應上負

國恩下甘自棄取咎未便各官兵收汛回日本道即以此為殿最非虛談也先具依准呈繳○又為軍務事該前道照得本司以整飭邊防為職今天高氣爽正宜講武之時已經分布條約行統兵把總出洋官兵隨汛隨處擇地操演每半月揭報外其守境官兵移會總鎮叅將衙門督令各官兵三六九聚眾

操演餘日各自比較按月各自呈報仍將技藝精拔者徑行
嘉賞以鼓士氣○又為申嚴操備以重保障事訣前道照得
各衛所食糧操備軍人防衛城池屬衛所營操官管轄皆當
以時操練倘城池不完衣甲器械不整不操練者律例森嚴
毫不少假邇來官有營操之名軍無操備之實以致廢齊官
軍月糧無裨費用本道職專整飭兵防備事官員經得叅奏
合行告復舊規督飭操練為此仰衛即便通行衛所營操官
將該衛所操備軍人逐一拘集各帶器械逢三六九月操演
各官印信格簿壹為上格序列該衛該所官名次及戊戌之次
正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元心民力皆耗之外更於逃亡互相引流和解實有功效
可他日建立各黨自勉况各官世受

國恩各軍日食

朝廷之糧皆當思報母得廢時怠惰自取罪咎又為軍務事本達
自念間見有限揭報難憑或情或勢何能坐照諛府均在地
方軍民之責合行知會稽查仰府掌印官每於政事之暇不
時躬親稽察凡各水陸總哨官兵弁衛所官軍某官恪謹奉
行某兵某軍用心演習某官虛文相應某兵某軍怠惰偷安
但有所聞所見即使分別密揭報道以凜究處務要着實留

心舉行毋視末務○又告得萬曆貳拾陸年間為申飭訓練
水兵以裨實用事該台州兵巡道副使彭奉

督撫軍門劉批本道呈奉

本都院憲牌照得本院巡歷沿海閱視水陸官兵陸兵操練
俱有常期及欲閱操水軍始聞近年通不操練夫水戰之法與
陸戰異操舟施技各有機宜聚三軍之衆授於風濤之險不
教而戰制勝未聞法曰治衆如治寡寡之不治而動欲多增
即多適為累耳相應立法申飭行道即行叅總各官今後各
將所部水哨船兵立期操演汛暇則各總分哨預操臨汛則
該叅糾總合操大小船隻軍火器技作何處比進退分別攻

辨明止貢部分務令操水
惠弗克古人以少却衆變弱為強率一多由此而少少之
行

雄列省哉如各船歲額火藥不數不妨另議增發以資每用
每歲終各叅總將操過次數緣由呈報至於每汛該道杞江
之期必先合操一次方與發兵本院芻臨督汛間抽各哨兵
船閱驗分別賞罰永為定規各具遵奉緣由及議增火藥數
目報詳行准台金嚴叅并吳手本據松海把總莊以薩呈
照得水戰之法行陣固當操而器械尤宜習各器械必先精
治又必精擇能用各器械者以教之先演之於陸次習之於

舟次習之於風濤播蕩之中運用若一然後為之習各藝既熟合成一船各船首尾合成一陣然後為之操職領事以來日夕講求若非

本都院本道主持於上職亦無由奉行於下本區水兵設有松海兩關兩遊共肆營鯉港信地係中遊立為前營色尚紅大陳極島原立貢哨所以應接諸信立為後營色尚黑遊門派牛靈門鹿頭貓頭屬松門關立為左營色尚藍深門關口主山東西磧牛頭靜寇大佛頭屬海門關立為右營色尚白以是四時以參府及備倭把總併各官所坐船立為中營色

三營以別等級如前營當敵後營既之左右兩營分
翼夾攻後營當敵前營亦如之左營當敵右營既之而前後
兩營以夾攻右營當敵亦如之此兩關遊合戰之大勢已倘
一信當敵則左右隣信夾攻此一信之勢也一營受敵三營
合擊一信當敵三信合應以此操即以此戰行則成列止則
成陣此亦常山之勢也且海中不惟以人鬪人尤復以船鬪
船我以伍拾人駕壹船而衝犁百人之賊船是我以伍拾人
勝百人矣顧在訓練教習之何如耳戰船之大者如福滄艦
鐵等船勢甚雄壯便於衝犁利於深水大洋而淺塗無風不
能運動大端風動勢順則捷不如福艦不如滄鐵不如艦小

不如大若風小勢逆福不如滄滄不如艤艤不如鐵大不如
小哨船多櫓能戩號船多槳能划旋轉輕捷不拘風水順逆
亦可槳楫便於攻戰而不能衝犁划船壹葉形似織梭駕以
兩人或參肆人以罩罩之往還無聲晝以傳宣號令夜以縱
火斷繼至於迴蓬轉戩八風可使莫若沙船此本區所無者
大小皆備用惟其宜而倭奴長技有二惟鳥銃雙刀鳥銃縱
能命中所傷不多亦中國所有者雙刀雖利而隔船鳥銃施
其巧中國火器如百子銃佛狼機火箭神機箭一萬疋噴筒
火磚火拯火桶烟礮中國之長技十尚有短器如洋銃鎗矛
連鎗鎗之屬是以十而勝其二遠則用百子銃佛狼

機以擊之諸火器以焚之中敗其一舟一舟壞賊豈能獨存舟楫來交兵刃未接而我已獲全勝矣是水戰為中國長技也而水戰之長技皆賴火器諸火器之中而飛砂百子銳尤能及遠洞堅若於平時演習臨敵不至手顫目睂驚惶無措必能取準矣該本道覆看得有兵而不練與無兵同故所恃以禦寇保民者必素練有制之舟師也仰荷

本都院轉念海防申飭訓練誠籌邊至計莫靖生民之盛心今據叅總議覆相應轉請合候詳示備行叅總等官遵照將松海關遊立為伍營各定方位按期操演比藝瞭汛聽本道合操發汛練之既久則人人皆勝兵矣年終叅總各官將操

遇次啟用過火藥呈報開銷呈奉

本都院詳乞見在遵行○又為請更水戰陣法以裨實用事
該前道批據松海把總莊以莊呈蒙本道批卑職呈切照操
練之法演於平日使之服習以為克敵之用非以尚美觀如
操一法而戰又一法則徒有虛文無裨實用即演之平日何
益臨事哉本區水營操練向無定制每歲發汛之時水操一
次不過將唬船拾捌隻分為左右兩行三三相間衝為疊陣
以應故寧殊不知水戰之法與陸戰異陸地平實不動進退
由已不致參差錯亂水戰取必風潮三晉進退不能如意密
布之方能得勝遠則卒難策應且本區唬船伍拾伍隻若

止以拾別隻操演則餘缺瞭然不間於平時操之何用
止無奇大非兵制近來

本都院本道通行演習水師於大海之中本區大小船隻合
戰衝犁已蒙允示遵行外但本道發汛上司按閱多於海門
道頭台州江下然二地空隘惟可以操哨船唬船之法猶貴
畫一有實用也卑職請以伍拾伍隻分為伍哨每哨各拾隻
左右兩行列於前為第一營以作正兵大陳遊哨唬船貳拾
參隻分為兩行列於第二行之後以為二營所餘拾隻便參
府及各官所乘之座船俱與色列於二行之後以為第三營
以作中軍策應奇兵每營各船編定號數衝鋒之時逐船魚

貫攻打使勇者不得獨進。著不得獨退庶無越亂逗遛之
弊。如第一脊攻擊則第一行爲正兵。第二行爲遊哨。奇兵第
三行策應。奇兵第二行攻打則第二行爲正兵。第一行爲遊
哨。奇兵第三行作策應。奇兵分番疊出。勞逸適均。伍拾伍船
皆入操練。分則伍哨總則參。疊合則一。陣前船兩嘗各有頭
尾。凡觸處爲首擊者。則首爲正尾爲奇擊。尾則尾爲正首爲
奇擊。中則首尾俱應。實常山之勢。此唬船之陣法也。而各哨
船原係打哨探聽之用。總分二為兩行列於唬船之外。以作伏
路之兵。及圍擊取勝之時。各盡其力。困賊於中。向賊盤旋也。

功取勝。其他大鵬、雙龍、翼龍等名。即八陸龍虎。

以別陣名呼其名即出其旗使易於相應可以此舉即以此戰演之平時用之勝事也。春奉本道操陸之時注意於戰陣分番游哨奇正相生互用。遺謗不道之實意更此疊陣操縱誠茲測之愚可為克敵之一助也。蒙批以此操即以此戰乃為實用據護分輪分為三疊正遊策應俱有布置此即古名將陣法遺意練熟曉戒可稱全勝技矣。照行繳俱經遵照操演見在照行。

一考察官捕查得寧紹二區水陸各營哨官捕盜耆民隊什長為兵
軍領袖必須誠實精壯者充之庶克有濟該本道副使劉
訪得各役因循積弊踵襲利規中間守法者固不盡無其虛
兵冒支暗糧侵益放債賭博扣剋賣閑恃倚東兵指一科十
種種奸弊不可勝言以致老弱瘋病之人互相蒙蔽坐食廩
糧就經行據各總呈解前來逐名點閱考察除事犯稍輕者
量行責戒姑准留用令其省改有顯過者重責與老弱疾病
者一體革退另換其過惡多端者發府究問以後每年防過
大小二汛畢日一體送考通行備由於萬曆元年拾壹月內

呈奉

欽差督撫軍門方 批准照行繳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 批據呈見本道振刷武備依議者
為定規此繳遲休每至防過貳汛一體取考向在遵行

申諭

一考察官捕

查得沿海各區水陸官目每年於防汛畢日聽海道鎮叅會
同考察賞罰以昭勸懲續於萬曆拾伍年為考察以便訓

呈奉

部院溫 憲牌上後俱鑒平大汛畢通行考察近奉

文止於汎期春

軍門撫臨行取官員督心文武者繫至汎畢日聽候詳事分
別去留并應戒准拿審者遵行在卷○又為倭警正測要地
可虞謹凍防禦宜以營

虜誤以靖海波事萬曆貳拾年秋月內訛海兵遣奉

督撫軍門常寧驗准兵部咨兵科抄出南京兵科署科事
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桓奏方今西賊叛逆北虜跳梁當事者
以討賊備虜兩事指手脣

萬曆壬寅時事亦孔棘矣所至者春汎畢期東南庶無盜耳乃遼東忽報
倭船津百隻直犯朝鮮勢甚猖獗臣見之不勝驚駭不勝憂

臺夫聞白智盤奪力能善并狡焉啓疆志不在小豈徒
勝一朝鮮已哉此形叵測

爲要地深屬可虞倭曩將不在東南而在西北矣臣代攝兵垣而足
生長東越彼侵一患與防倭之策耳目習之敢苟默不為

皇一二等乎今之談兵者而倭奴易與耳

昔宋時伯曰盡殲之隻艦不叩封為京觀此疥癬之疾無足深慮臣則謂
不然當嘉靖入犯者非真日本乃島外夷也汪直徐海等誘
積剽掠志在子久財帛耳故一招撫汪直等即窮促投降然
尤費天下全力數年而後平定若聞亡殺其主而奪之兼得
坐拾陸州其智與威力遠非汪直等倫而左布司署

浙人有技能者治艦繕兵真欲舉勝力與中國抗烏可相為易與而忽之朝鮮距日本極遠溟渤渺茫忽揚帆鼓棹直趨其境遼東密邇朝鮮鵠綠江水道往來頗便儻鼙東擊西倏轉而犯遼左將若之何遼左自劉江之捷倭警絕跡人知備虜不知備倭然兵力強而材官備山海關險阻尤有可恃天津通海口抵

京師僅僅三舍彼中有善識海道者誘之徑從海口直抵天津則逼近京邸而武備又單弱不知將何以禦之此臣之大忍也然襲倭之策無過截之於外洋撲之於初至蓋倭善跳躍利害戰不利水戰吾從其所不利者擊之則易為力而所為截之撲

之者計其神於火攻或用火箭焚其舟或用火砲殲其衆此出
奇制勝第一事惟南兵用之為最精北兵止長步騎而水戰
火攻尤其所短者臣請

勅薦遼督撫諸臣急募南兵南兵惟浙人駢勇僥奴所素憚聞張家學
河西務等處浙人延頸待募者甚多一募之可得數萬人擇
其壯勇者收之行伍令兵部選善將者提督而訓練之虧功
可立奏不爾則見有薊鎮三屯營固六河峒遼左急則令赴
遼左天津急則令赴天津即遣遊擊吳維忠將之昨見撫臣
沈思孝疏請調發以禦逆虜臣謂寧夏道里甚遠豈速不
必用兵也尤為與隙此調募南兵以破倭機宜所當議者一特附壁

軍之司命必得戚繼光劉顯者為將倭不足平矣今世豈無
其人哉顧所以求之任之甚易之何如耳沿海地方將領雖
星羅布列然多統率僨帥即知能者往往視官為俳倅朝夕
營營為薦引陞遷許執肯究心兵法與地利也此無他父任
之法不行而考課之典獨遺耳臣請

臣府海督撫會同按臣將屬內武職自總兵而下一品鴈而甄別之
某也智某也材某也勇如臣所知福建總兵朱先曾擒劉於
海上浙江總兵侯繼高曾克捷於花腦浪港此二臣者倭情
熟諳宜久任以責成功其叅造等官果能材稱職者照有司
例必五年外始為陞遷有功者加秩加銜不得仍前驟轉而

又行考課之法鼓舞而激勸之合無行令督撫照依各邊
例每遇年終將見任防守春冬貳汛大小將官稽覈勤惰功
罪分別

士請庶人心知懲勸而勇氣自倍將見海徼壯於金城尚有倭患之弗
靖哉此久任戎職以方委機宜所當謀者二士卒雖微藉出
死力亦倚負於呼吸頃至重也必平日孚以恩信始有事効
其死綏故古善將兵者與士卒同甘苦欲得同仇力以資緩
急用乃今蓄兵者異是將領惟事剥削有司但圖剋減月糧
未散即扣常例於官庫及分領又歛公用於將計士卒所得
實餉甚有稽遲半年或壹季不給者致令號呼大

乖

國體即不諱亦多疾視平居既已離心臨敵安有鬪志是必不勝之數
也臣請

勅沿海督撫嚴加約束有司毋扣常例稽糧餉將領毋假公用剥軍需
違者必叅治而於養士之中又默寓倡率之術行伍中有投
石超距藝勇絕倫者議拔之優賞之以作其氣鼓其勇此革
亦有人心者必能奮勇先登以圖報効此作養士卒以禦倭
機宜所當議者三臣按籌海圖編倭自佐島開船必由陳錢
下八山經過取水候風始分找犯是東錢万倭奴之咽喉
浙直之門戶也最為要害若令浙直合兵哨守遇警併力堵

載何患其侵入内地向因倭亂畫地分哨而總叅等官又憚
風波之險不躬親督率致倭奴出沒罔聞殊屬踈虞近據蘇
松兵備江鐸搃稱遊兵把總張瀾率大小戰船會合兩浙官
兵直哨至陳錢羊山等島海波寧息此同心戮力之義勇功
效昭甚臣請

至嘉慶以後遇春夏汛期務令總叅等官躬率官兵往來督哨各
會合於陳錢防守一遇倭警即便併力相機奮殺毋容內入
候事者以失機論庶聲勢聯絡門戶固密如銅山寨等大門
入閩廣要路倭亦不敢內窺此控扼要害以禦倭畿
善者四至聞行師之要在賞信罰必首見擧發半此或有

傷用名色把總領兵應敵敗死則不以聞俟勝則獎勵之
績士卒真獲首級者不當蒙丁坐食餼廩者冒敘致于浮綽
槩從姑息未聞有立斬以徇者如此賞不信罰不必何以使
前喜而後懾也臣請

總督撫諸臣一洗舊習以後用兵務令叅遊等官親自督戰毋令名色
代替其名色中真堪驅策者宜預請實授未戰之先明與將
士約如何為功功必賞如何為罪罪必罰如能邀截為功否
則罪賞不以讐掩罰不以親宥其士卒斬獲一人者即照例
賞銀若干一有退縮即斬以徇於師則賞罰嚴明將士皆爭
先用命有必戰戰必勝也何倭亂之足慮此嚴明賞罰以禦

倭機宜所當議者五臣為此五議卑卑無奇畫而實於防倭
有裨倘蒙

採納必能繫關白之頸而致闕下若夫繕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利兵器
備芻糧則防禦所必資而當事諸臣類能言之無俟臣贅至
於臨機應變因敵設奇則又身親行陣者之責非臣之愚所
能逆料也伏望

皇上睿斷將臣所議五事亟下該部酌議施行於防未必無小補而非
其本也惟時

待朝講以肅臣民之仰

召問大臣以圖安攘之計

金建

朕中外之望則精神流貫而內治既修德威遠播而外安自
服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寧獨么麼島夷蒙息之不暇此
西鎮之變北連之虜亦將讐服削服而天下之治若泰山而
四維之矣臣不勝惓惓屬望焉等因奉

聖旨諫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南京兵科署科事刑科給事
中徐桓奏稱倭奴直犯朝鮮密邇遼東天津山海逼近京師
武備單弱因陳禦倭伍事一謂倭利陸戰不利水戰宜用南
兵以火箭焚其舟火砲殲其衆要行薊遼督撫諸臣急募南
兵訓練遼左急則赴遼左天津急則赴天津即遣遊擊吳惟
忠統領一謂沿海將領多飭督備帥要行各督撫按臣一一

品隲甄別如總兵朱先侯繼高倭情熟請宜久任責其參道
等官必五年外始為陞遷有功加秩加銜不得驟轉仍依各
邊事例每年終分別春秋二汛防守勤惰功罪以鼓舞激勸
一謂士卒出死力須孚以恩要行沿海督撫嚴加約束有司
無稽糧餉將領毋剥軍需行伍中有藝勇絕倫者識拔優賞
以作氣鼓勇一謂陳錢下八山為浙直門戶要行各巡撫遇
春冬汛期令總叅等官僉兵防守遇警併力截殺毋容內入
悞事一謂名色把總領兵應敵敗則匿不以

謂之前攘為已績士卒真獲首級者不賞家丁坐食餼廩者冒敘要行
督撫諸臣一洗舊習令叅道等官親自督戰毋令名色督管

內有直堪驅策者宜預請賞授能邀截撲殺者為功退統逗
遛者為罪士卒斬獲一人者即照例賞銀若干各一節南兵
見仁召募吳維忠推薦鎮海防遊擊并浙江遇汛會兵陳錢
下八山併力截勦俱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無容再議外為照餉以時給賞不踰時

國家礪世舊典也近來有司稽遲將官培匪以致豪傑久淹不克自
見一遇獲有首功又復擗焉已有種種積弊殊可痛恨况今
倭虜交警急在用火非破弊蒼何以鼓勇此科臣作士氣稽
軍功一節誠切中時弊膏肓振動人心第一義也既經具奏

前事相應覆

合候

命下本部移文沿海省直各該總督撫按官查照科臣所議將添設等
官逐一甄別著有功勞者即為加銜加秩其餘或有才能稱
職歷俸已深者方許陞遷不得覬覦速轉仍照各邊事例每
年終將見任防汛將領等官稽覈勤惰分別功罪具奏以憑
黜陟至於士卒糧餉有司俱要依期給散將領毋得假名剥
削其行伍中果有技藝出羣智勇過人者即行超拔優賞以
作士氣以後用兵將領俱要親自督戰躬冒矢石毋令名色
把總代替攘為已功其名色中有能邀戴撲殺士卒者

著該設省查照近來一體准照減再行剋減月銀

鮑營謀陞遷并貪穢名色軍功者聽撫按官查叅重究等因

萬曆貳拾年未月初伍日太子少保本部尚書石 等具題

初柒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導等因前來即使轉行按察司并守巡海兵等道查照
該科所議將參遊守把等官逐一甄別著有功勞者即為加
銜加秩其餘或有材能稱職歷俸已深者方許陞遷不得覬
覦速轉仍照各邊事例每年終見任防汛將領等官稽覈勘
情分別功罪呈報又蒙

巡按御史李 案驗奉

都察院巡按浙江四百七十四號勘劄行司即使通行各司

道弁總叅遊把及沿海將領等官知照仍於年終將見任防

汛將領等官稽覈勤惰分別功罪具由呈報

無按二院以憑具

題施行節經海兵各道每於年終查將見任防汛將領官員逐一稽
覈分別填註考語文冊關送按察司類造轉送在卷○又貳
拾玖年正月內為倭肇亂屢聞警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機事奉

督撫軍門劉案驗准兵部咨前事故本部題職方清吏司

參呈照得倭奴之為

中國患也所從來遠莫迄無無嘉靖壬子以後即自辛壬發難以來

凌夷鷹揚掃我迷境破塵

王師千里徂征四路並進一鼓蕩平彼其喪志而去勢必挾忿而來
春間閩廣浙真葉已再傳倭警比者朝鮮遣使又經報有倭
船此鯨鯢得志之秋非燕雀處堂之日所有沿海一切防禦

事宜業經本部屢奏

欽依通行申飭去後第恐法久則懈弛事久則易玩呈乞預為題

請務先曲突之謀毋貽掘井之悔等因案呈到部為照思患貴于預防
有備斯可無患而况臺灣倭奴蓄謀吞噬匪朝夕之故矣一
旦家康突起復踵閼白之故謀雖以乞和通市為名實欲興
兵構怨為苦此情形之所必然而備禦之所必不可少者今

據該司所呈前因查得沿海地方防倭一節節該諸臣建白本部覆議不啻詳載乎其言之矣即如近日兵科左給事中桂有根以倭警漸急制禦宜嚴圖上方畧臣等業已覆奏欽依通行沿海地方嚴加隅備去訖顧海汛要區東西綿亘馬能必其處處之周防文武將吏陞調不常焉能必其人人之奉法覩此種新曆火之形應圖撤桑未雨之計誠有如該司所呈者合著本部備行沿海省直各督撫衙門查照先令題議事理從行鎮道將領等官兵船隻加訓練險隘亟行修繕器械預為整頓倘探務重的確如福建地方時有番船往來偵探尤便應另發文檄為督撫衙門責令選擇機警熟知海道之

前往採聽如有的確嚴息不時據實奏報其各省專防近處
所無事則會哨分防遇警則出洋合剿將領當更置者速為
更調毋以嫌怨為辭糧餉當設處者急為處置毋以匱乏為
議興夫事當釐正者實見得非毋以紛更為懼事當仍舊者
實見得是毋以安靜為嫌務期保境安民斯稱有備無患至
于遠左密爾朝鮮沿海一帶尤屬緊要先該經略邢 題議
添設兵將以資防援已該本部覆請查議尚未回報應併行
經略衙門逐一詳議應添與否作速具奏

定奪抑臣亦有說焉人情不激勸則日就因循法令不嚴明則不知儆
惕查得九邊各督撫每歲終將所轄營路大小將領甄別奏

開本部酌議覆請分別去留蓋所以激勸邊疆而使之儆惕誠良法也今各邊通行遵守而腹裏未之舉行以故

明旨申飭雖勤各將領玩愒如故一聞倭警輒便張皇釀亂貽害職此之由今虜患與倭患相仍則防海與防邊並重合無以後沿海腹裏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于歲終將大小將領分別減否疏請

定奪如有果賢從公議舉如其不肖據法議斥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庶甄別當而人心知所勸懲內外防而封疆咸有賴藉其于軍機重務未必無小補恭候

甲辰年正月一日奉行各省直一體遵奉施行等四萬冊二千五
年十一月上

十二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田等具奏三日奉

諭旨是沿海近多警報着通行申飭戒備不許怠慢欽此擬合就行焉此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事理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前來准此擬合就行爲此案仰按察司照案備奉

欽依事理即便轉行鎮道將領等官兵船時加訓練險隘亟行修繕器械預爲整頓偵探務要明確將領當更置者速爲更調毋以嫌怨爲辭糧餉當設處者急爲處置毋以匱乏爲諉與夫事當釐正者毋以紛更爲懼事當仍舊者毋以安靜爲嫌務期

保境安民斯稱有備無患每遇大小汛完日該道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將大小汛領分別咸否呈報以憑蹏請定奪等因備行各道見在運行○又為軍務事萬曆二十七年間該海兵道按察使范看得哨隊捕者異日皆將材之需賢否宜慎仰各備倭把總即時二十七年四月自本司遭到任起凡革補哨隊捕者詳開所歷腳色選補者於何年月日頂補某人缺領事照式填註考語審切諮詢實事分別上中下等造冊者於何年月日某立于熙革開造原照考語各文冊一本另造竹紙青冊一本其竹長船後不必槩造惟於內有熟熟每總堪以拔錄隊哨者又藝疎老弱不守紀律應行革役者各

開具實事揭帖附各文冊皆釘封差人呈送見在候行

一獲功賞格查得隆慶肆年准本部關開殺功員役願陞者一擒斬
真倭首級幾名顆功係真正其功委難例應世襲一擒斬真
倭首級幾名顆功係稍易止終本身願賞者一擒斬真倭從
賊首級查係真正其功委難每名顆賞銀伍拾兩一擒斬真
倭從賊首級及漢人脅從首級功係稍易每名顆各賞銀貳
拾兩隆慶陸年捌月內為申飭賞功事例以勵人心以振

國威事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案驗該

兵科都給事中梁題

准欽開倭賊功級一各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船壹艘及賊者陞壹級賞

銀伍拾兩鈔伍拾錠在船軍士生擒殺獲倭賊壹人者賞銀

伍拾兩陸地交戰生擒殺獲壹人者賞銀貳拾兩水陸主客

官軍民快人等臨陣擒斬有名真倭賊首壹名顆者陞實授

參級不願陞者賞銀壹百伍拾兩獲真倭從賊壹名顆并陣

亡者陞實授壹級不願陞者賞銀伍拾兩獲漢人脅從賊壹

名顆陞授署壹級不願陞者賞銀貳拾兩反賊功次內地反

賊壹人擒斬陸名顆陞壹級至拾捌名顆陞參級驗係壯男

實授幼男婦女與拾玖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流城

壹人為首壹人為從貳人熱陣擒斬有名刺賊壹名顆為首

著陞實授壹級世襲如前

就陣擒斬以次刷賊壹名額為首者

者賞銀拾兩為從者量賞就陣擒斬

實授壹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拾伍

在此例就陣擒斬從賊壹名額為首者

首者賞銀拾兩為從者俱止量賞緝獲者不在此例前項功

次壹人自擒斬不分首從者照前陞賞陸名額以上至玖名

顆者止陞實授貳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貳拾兩不及陸名

顆者除實授壹級外扣算賞銀壹人為首貳人或叁人肆伍

人俱為從共斬賊級壹名額者不必分別首從共賞銀伍兩

均分陣亡者陞實授壹級世襲如不願陞者賞銀拾兩重傷
回管身故者陞署壹級如不願陞者賞銀柒兩壹人獨斬隨
從賊人拾伍陸歲小首級壹名顆者量賞貳名顆者給賞參
名顆者加賞當先破敵被傷者給賞其不係臨陣緝捕從賊
壹名顆者賞銀肆兩貳名顆者賞銀捌兩叁名顆者賞銀壹
拾貳兩肆名顆者陞實授壹級世襲不賞壹人為首或貳人
營陣伍人為從緝獲從賊壹名顆者賞銀肆兩不分首從均
分切照倭變以來建議防守之策有三出海會哨毋使入港
此為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此為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
城下策若不得已而守堅守城斯無策矣大抵倭奴入

請頤例矣但陸戰以摧鋒陷陣為難斬獲次之水戰以犁沉來賊之避
為難歸賊次之蓋禦之於海者曲突徙薪之功也不得已而
戰之于陸焦頭爛額之功也重水戰之賞則賊不得不降也
民不知有兵重倭功之賞則吏不敢犯華我兵不致畏敵重
賞之下必有勇夫矣何患海防之不肅耶故曰克敵之術無
他惟在賞罰明信而已

一護功賞格

萬曆拾譽年間奉

督撫部院溫 明文一明賞罰信賞必罰兵家第一義伏都
大明律開械領兵首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
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鑿日不
至者暫官並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又
有革法後革之令見准

兵部咨該本部覆奏

欽依內閣後功等第一款如賊未捌百以上至千人船船餘隻以上至
萬人者在浙有名大賊首如先年王直毛海等之

名顆陞賞授三級不願陞賞銀壹百伍拾兩擒斬真倭從賊
壹名顆者陞賞授一級不願陞賞銀伍拾兩擒斬漢八省從
賊壹名顆者陞賞職一級不願陞賞銀貳拾伍兩若貳名顆
者當一級以上為第壹等須賊勢大舉血戰成功者方許開
列其餘不得擅擬賊至參百人之外船伍隻以上擒斬賊首
壹名顆者陞賞授一級不願陞賞銀伍拾兩斬獲真倭從賊
壹名顆者賞銀拾伍兩每參名顆當一級不及數者給賞不
陞所獲漢人脅從賊壹名顆賞銀拾兩多者加賞不陞以上
為第二等須對陣數殺兩相慶戰方許開列如賊不過百餘
人船不過壹兩隻賊首不過是一船主非巨賊能斬獲壹名

顆者賞銀拾伍兩真僞從壹名顆拾兩漢人脅從賊壹名顆伍兩通不議陞以上第三等此係賞格又有破格懸賞之例是賞罰之典雖存一操縱之機在人要施不測之恩與不測之辱有功便賞賞無有罪復罰有罪便罰罰後有功復賞惟視軍士之功罪為營罰而不叅以自己喜怒則賞罰至公操縱由已兵皆畏我不畏敵未有不可以克敵致勝者○又於萬曆貳拾玖年奉

督撫軍門劉憲牌領行一賊至三百人之外船至伍隻已士或係烏尾大船擒斬一百數壹名顆者陞賞授一級不願當銀伍拾兩一隻真僞從賊壹名顆賞銀拾兩每參名額

一級不及者給賞不陞一獲漢人有從賊者

拾兩多者加賞不陞妄殺冒功者究抵以上軍

方許開列一賊不過百餘人船不過壹兩隻財首

主能斬獲一茗顆者賞銀拾

漢人脅從賊壹名頸賞銀伍兩妄殺冒功者究抵

全船兵打爾勦者仍准破格另議

籌海圖編載

望海塢之捷

永樂己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公江總兵鎮遼東甫至即相地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塢築城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中王家島夜有火光計寇將至公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貳千餘人以數船海艦泊馬雄島魚貫而上直逼塢下一賊貌甚醜惡指揮諸賊如入無人之境公得報但令擒師秣馬畧不為意徐以都指揮徐剛小丘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歛既而賊

至公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遂大敗奔匿櫻桃
園空堡中我師追逼環而攻之且請入堡勦殺之不許故開西壁
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人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逃者復
為陰所縛無一人得免者諸將請曰公見敵意氣安閒惟飽士馬
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保不殺而縱走之何也公曰窮寇遠來
必餓且勞以逸待勞以飽以饑法也賊始魚貫成蛇陣故作爲武
狀以鎮朕一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其氣賊既入堡有進
而已我師時一彼必死聞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生路而後取之
之即圍師必禽之意耳嘗聞徵至京師尚慰勞之封青丘侯

王江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

國家地廣治極文提武嬉海墻姦商乘時盜販因緣忿怒轉為寇賊
民不覲兵為日既久望風奔潰莫之誰何賊既連得利內附外連
聲應氣合徒黨滋蔓動以數千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為衆所微
四方材勇懷忮武力之士率殲其手勢若烈火誠然狡焉思啓蓋
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恣行轉掠戕殺燔燒叢草叢窟新故環迭
而兩浙三吳之禍變慘矣乙卯春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
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等探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卒
衆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時故巡撫李公留守
杭總督軍門在華亭無兵可恃軍民洶洶甚懼御史梅林胡公方

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詣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迤
邐薄城外衆益懼甚公曰兵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矧又無兵乃
密屬吏取酒百餘甕鑽其頭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選兵卒機
警而猛者假冠服持赤幘坐船上稱解官解酒餉軍載向賊所從
道見賊即褫去冠服走賊信不疑馳報諸酋長諸酋長得酒大歡
却率高僕吳彌飲率多死已又令村市酒家皆入毒壅帶約償以直
民所有米漬藥水漸而遺之賊往往爭取飲餕輒又死然賊黨尚
以爲安寧宜惟怯適保靖宣慰彭蠡臣所領土兵數千人至可備
一兵之望其恃勇犯忌使人宿侍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常

萬士在右翼盡手防其袖圍盡臣不聽乘銳直前果

陞府計糧於城南石瀨始大悔遂有潰志竊近臺駁大失望
公深憂之曰如是我技窮矣於是親詣軍營宣諭且勞告之而勝
負兵家常事惡足介念凡爾所以債者以不知地利中其伏我聞
漢舊多死衆緣棼無紀且久不得食息暇可攻若等無畏顧力多
無素與器械乃使人悉索諸質肆故衣頒給之加賜錢帛牛酒飲
食各諸金木工晝夜繕造器具懸重賞苗兵感激思奮察可用乃
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以兵若干為前鋒從塘路進若干為
奇兵伏道左水兵船若干環列道右防其逸皆後前鋒數里候賊
將至某處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伏蓋起三面夾擊益不勝
矣蓋臣如公策賊果僥倖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管賊不知

會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視師而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御湖西出胡公又同督察趙公部署參將盧鑑等厲激之且躬擐甲冑徑馳馬趨出四面合圍軍聲遂大振賊大沮還走王江涇既疲於奔又餒且病矧無統紀遂大潰不支土兵與我軍乘之斬倭首貳千餘級墮溺水死者不可勝校蓋自是嘉興杭人始安枕軍民主客始知賊猶人非真若鬼神雷電虎豹然小可嚮邇漫有剛志賊亦自是稍稍顧忌逆氣狂謀漸以虧弱始所誘而圖矢嗟心一竒變決而波才破各澗襲而淮淝捷嘉山合而博陵奔益自昔禍亂之始終也其時武韜鈴之臣以指揮肇畫枚寧賊定蓋天所以垂人鴻德好生常假手平鉅公偉人實為之軌云

其果夢夢哉武進左子好論次當世事而謂故所收公私牘牒所載王江涇戰功_清無紀屢余詮次余為詮次而歸之庶後經世者有考焉

平望之捷

嘉靖乙卯夏五月官兵敗賊於吳江之平望先是永保之兵既皆失利賊遂肆意猖獗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南犯杭嘉湖其犯杭州者至塘樓二日慰復失利賊掠北關去欲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浙直鄉兵會擊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我兵邀擊之斬首七百有奇中毒死者千餘人是戰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副使董士弘僉事王詢以浙兵至叅政任環知府林懋

舉以直隸兵至而三店則推官劉泉功居多皆不藉客兵之援由是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嗚呼客兵之用豈得已哉蓋彼之獵狡不馴非素有禮義之習我之恩威未洽難責以忠愛之心恤之過則驕操之急則變勝敵不足以償其掠民之害厚賞不足以稱其邀求之私前方城宗氏論之詳矣雖然寇攘猝起民不知兵慮客兵之禍而徒驅民以戰如投羊於虎是畏溺而避舟者耳故調客兵者一時之權恃客兵而忘練鄉兵者非經遠之策調客兵而練鄉兵尹可用矣而後酌勢之緩急敵之多寡以處客兵遣之則我無之用之嫌留之又有以制其反噬之毒我師梅翁之底定東南也外立戰勲內鮮兵變今日遣客兵數千而賊無玩心明日來客

兵數千而民無懼色者用此道也彼出客兵必不可用而又無練
募之法者吾不知其所終矣

陸涇壩之捷

嘉靖乙卯夏五月松江柘林之宻千餘人流突李塔匯歷張庄小
崑山趨泖湖而北保靖宣慰彭蓋臣兵追之抵蘇州之陸涇壩
離城拾里而近兵備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其巢帥俘斬伍陸百
級水火死者不計屍盈阡陌葬未為赤殘寇僅貳百人值暴雨追
之不克逸歸柘林嗚呼往歲倭賊覘我無備揚帆深入視吾蘇不
啻几上肉耳是捷也論者皆謂我兵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而又益
以蓋臣善戰之兵其勝官也愚謂不然戰之日續親見之矣撫巡

乘城督兵傳餐寇矢如雨自安門以東達於陸涇壩我衆連呼戰者三日今日我任父對敵所不稍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百倍總兵俞大猷并二宣慰兵三路並進奮勇來擊遂收全功當是時使非任公身先督戰則吾不知民之修力者何如使戰而弗勝則鼓寇之怒其慘吾又不知何如也抑陸涇蘇之東境也前此浙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有王江涇之提則蘇之南境後此提督都御史曹公邦輔有橫涇之提則蘇之西境未幾任公復有三丈浦之提則蘇之北境一歲而賊內刦於蘇蓋自是而蘇無倭寇矣

橫涇之提

嘉靖三十九秋八月倭賊自象山舉岸流突南京焚建門殺一犯

總一指揮走無錫而南都御史曹公邦輔引兵馳護

崇禎因追及於蘇州之滸墅賊驕蹇甚公與副使王崇古僉事董邦政知府林懋舉知縣康世耀把總娄宇曰此賊勢埒數千勍敵我地形兵力為彼所窺他日大舉入寇何以支之誓滅此而後入城乃分授信地申主客應援之規以崇古邦政宇率指揮張大綱武生車梁躡賊所向遇敵先登為正兵懋舉世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左北護郡城南扼賊衝為援兵嚴家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為奇兵度賊走太湖募水兵於湖濱東山巡檢領船數十往來探哨為遊兵又度賊不走太湖必分踪以牽制我師或棄金帛於道餌我嚴諭毋離伍毋捨遺士皆股栗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兵

擒斬貳拾柒人餘走楊山迤至靈巖奉民船由新港出太湖欲走
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復登岸至橫涇前馬橋匿一民舍我兵
圍而大攻之賊潰出遁伏田禾中不能得車梁柵其所殺人肉尚
未寒又草露未動乃令衆大呼賊在此賊果驚出遂俘斬之無一
人得脫者而大綱手刃數人力盡死之始賊之在無錫也欲尋徑
常熟往附柘林之賊刦二人前數十武導之常熟在無錫之北二
人給之而南且道辟行人曰賊至矣報官兵賊已陷絕地速來可
盡擒也賊比敗恨二人入骨競縕割之嗚呼是賊以伍拾參人破
吳八郡轉戰參千餘里所過皆不焚掠唯與敵者殺之此其勢甚

志同之不以計謀公之不以方略群有言之而不知其辭不之禍未已也

然張大綱之破敵二人之給賊其功固非碌碌者惜二人之姓字

不傳爾

後梅之捷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賊自福建福寧州之連江洪流入浙境越平陽仙居至寧波奉化與錢倉賊合幾衆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蔓提督都御史胡公宗憲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率美土目田九霄同知此入縋等兵往戡之遇賊江橋僅隔一河公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勢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圖也吾茲試之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賊果聚觀公笑自此易與耳乃令兵渡河九霄之其前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迭至大怖而走至後梅匿

氏家公復大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投
死地復何能為乃悉衆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值天降公
與將士立田中夜五鼓大霧咫尺莫辨賊乘黑衝典史吳成器軍
成器故善戰驅兵四面奮擊之擒斬復若干人然脫走者猶衆公
計賊必由山西嶺而遁嶺之巔可伏也命設伏以待夜將半賊果
至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積伍百貳拾有奇餘奔太平蒲岐港
官兵復追之賊堅壁不出乃夜逼賊壘投以霹靂火器燭若刦營
者賊驚起自相攻擊死者又若干人得脫者無幾竝出洋去丙辰
年正月也時公新膺節命未浹旬輒有奇捷如此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船三百艘南躉之西麓提督都御史吉
憲預設海艦封守其固二舶不能入揚帆而東其一西走我兵蹕
之沉其舟追入寨內相持入晝夜賊窘甚從山後竊划船逸去颶
風驅回登刦木柂至三港守備劉隆千戶劉綱百戶張澄戰歿於
陣賊勢復熾遂越金鄉趨台州以漸北向時公方奏樂清之撫會
台州告急公笑曰寇來有三敗我皆得之不足平也初寇登平陽
守將不循約束故得深入今台守譚綸子城之將且素受方累賊
玩踐其疆一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驕我
兵方捷於樂清其氣勁以勁乘驕如拉朽耳二容美兵精甲諸
部萬里從征朝氣正銳但初未諳險阨今授以布伏邀擊之法則

為全勝之技三遂命分道布截天台以南綸兵當之新昌以北容
美兵當之綸兵逼壘而進以典史吳成器統部健為前哨報効吏
軍延廩為後哨百戶王世仁陳濬督健卒伏於小江道左知事張
東督鄉兵伏於顏坑諸處而又迎賊所向預置藥審藥餅餌之由
是賊或中伏或中毒擒獲斃餘頗傷死者不計始悔入台州境
十二月抵新昌知應台關有備去至嵊縣三界上館嶺會聚衆兵
陳而待田九臂以正兵當其前田九章後兵繼進左翼則翼守正
倫伏兵當之右翼則經歷畢爵伏兵當之指揮吳江率部兵進擊
後背夾擊且多張旗幟為疑兵以惑賊勢賊四面受敵直趨之
我兵追之入清風嶺列火砲猝斬臺石柴拾餘足躋也

沈壁溫公紹二郡始克勦滅其勢於深入者由恃紹興之休咎
合夥迨越台州始知舊倭已破於是既畏譚兵不敢南復畏土兵
不敢北卒至於敗如公所料云

仙居之捷

嘉靖丙辰春三月

朝廷以都御史胡宗憲累建奇勳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直福建軍
務會福建桐山之賊流逼浙境同知黃釧指揮梅魁禦之賊潰圍
攻走公密令副使劉懋預伏兵塔石樵蒲諸山巒險阨則潛置火
器以待仍列舟師於山側之江濱賊至伏起殺傷甚衆遁由天門
東至平陽青田越小峙沿江而南遂入荆溪荆溪通仙居樂清之

孔道也時臨海天台業已受公計集鄉兵守黃潭若孔中渡由是
賊不得犯寧紹由烏杭西入仙居乘城築未完衝突焚刦慘倍他
地乃沿提督都御史阮公鶴馳救之復行副使許東望知府譚綸
總兵盧鑑兵從東路而進賊聞大兵且至遂走斷橋取溪巢於民
舍我兵合圍攻之俘斬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所存六十餘人
取道天台之北復為赤城民兵所殺是時浙東西破石梁湖之賊
各萬餘人俱薄會城縣桀難制江面北上之賊數亦逾萬公
以一身寄諸藩之安危以一心當百萬之兵單隨機督勦尋擊
擊百載而寶山之捷兩浙有西庵清水巒之捷而桐山漫燒水旋

乍浦之捷

嘉靖丙辰秋七月賊徐海陳東之解桐鄉圍而東也陽為聽班
寶孤姦自呂港新場移屯乍浦城南營廠絡繹改修舊船以出
海且窺伺我兵強弱為其進止總督侍郎胡宗憲策知其計曰外
示羈縻而密檄副使劉翥高之會尚書趙公文華再

令晉察至公乃與定議以乍浦西南海塘可通杭州咨浙福提督都御
史阮公鴻階郎中郭仁副使徐洛總兵徐廷等壁海鹽以遏犯杭
之路東北金山可通松江浦東各直隸提督都御史張公景賢駐
松江而叅政任環僉事董邦政留守王倫同知熊桴叅美土官田
九霄等扼青村黃浦及出海之路公親督大兵與叅政汪伯叅謀

王詢等駐平湖與賊偏壘而陣總兵俞大猷盧鏗等則以舟師設伏洋山馬蹟邀其歸路分布既定候間而發適上海之賊田吳淑而西南出復萬餘人公恐海或中變與之連衡急哨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還烏海以為然果逆斬賊數百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取其舟而返其他酋長脫出海者公已別遣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公又計海書記麻葉不死無以堅其內附之心而陳東者與麻葉齊倚桐鄉之設與海相毗毗者也於是又計令海薄疾革併陳東以獻海遂併有其眾而諸酋長則疑且怨海兵海自是流退無所而公故與越公薄青海先急因遣謀私海今其誣費作輒之以諭可 罷海不得以赴之遂與定約與前薄麻葉原
東等俱詳見

徐海本末記公乃令副使劉肅引游擊秉衡兵夜伏乍浦城

中而徐廷等兵分為三哨進壁白馬廟左湖寺兵由平湖間道而出去薛曹廷慧察將一僅等壁乍浦城以為內援至期廷等移營再三逼巢挈妻走海上艘群倭爭逐之大亂城上舉火我兵四合獲大敗之燒賊巢倣二十餘里時海執稱歸順授梁庄去諸道主海洋者大猷兵邀其前後佯斬柴百首奇沒海及焚死者無若干浦之賊無子遺矣徐海以首惡煽惑而陳東麻集等為之督肩勾引外夷侵擾中土受其荼毒者五年癸丙辰春擁眾數萬分道入寇北犯瓜楊阻絕運道東掠寧紹泰制我師聲言欲下杭州犯留都比之曩時猖獗尤甚公相度機宜不輕與爭鋒捐千金

賞敢死之士用間誘退呂港賊艘以伐其深犯之謀復誘令殺賊立功以剪其羽翼之勢擒麻葉擒隙東度其孤危可以取矣猶謂困獸死鬪乃故弁船海澨開一面之缺而卒以遊兵邀之無一得脫者後先下着不爽纖微島夷之所以畏服而東南之所以奠安者不以此哉不以此哉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瀋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松江入略上海一枝由定海閩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登岸則破諸舟之令人人驚為死敵又導放箭括休等處所部數十人

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間幕府麾下
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
諸兵俱罷去所為緩急者特空美土兵千人及叅將宗禮所藉河
湖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譖者聲言他首分掠於
江淮吳械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捲蘇
湖以脅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
代胡公為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
澈浦海鹽之間為聲援而自引兵壁塘棲相犄角居頃之海聞新
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澤之間而覆之者

無利阻尋敵于浦園間兩公方擁兵僅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略岐不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既獲謀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為四戰之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召募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今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撫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保桐鄉而叅將宗禮與裨將霍貴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幾十人晝日暮火照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貴道等亦已絕

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賈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賈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府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潸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石而自沉也

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為戰守計先是公始為提督時

嘗與賈似道尚書趙公謀曰

國宋固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倭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撫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為策者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友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真真裏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欽定海關謝過問以諭海海已勾薩摩諸島人入刦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間也胡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太義說之平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成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入諭海峰因厚遺諭者隨

過海所曰真已遣子欽定海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寧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入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

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而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等物遺

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

營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

也歸以報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

歸心於公願為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切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

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

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驚惶不吾從若當謹備之是

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胡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為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徇城上人下令散于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為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縉索以上斬之又募治者復鐵汁灌城下首城下首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五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便三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臣私相易幕情固急難口遺丘備到公營同留寧王倫宣撫因

魏人壁手門分守廷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人
馬鎮叅持丁僅勒兵自涉鹽入壁王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
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
八城為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
以狃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望
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
為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
而他謗者與為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
所私相猜者語頗間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為肺附交沂晉而

推轂中朝以鎮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郤則東南之事瓶梧不可圖
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棄之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
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昆
陵之間無足慮海為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
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逼日遣謀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
東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
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
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為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謂海曰
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暴奪其船掠舟以

海果然其計即由引諸酋迎之朱涇道上勦首若干級斬馘數百

遣以改海不名舉其舟而還之公心而出海也公又別遣
兵前大醉伏船汎上遮擊之漏是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天
聞吳淞江賊之出為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擊故所
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間遣其弟洪入質
於公固佯納之公又謀聞海麾下劄書記葉麻為長曹其為人
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如 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
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 謐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
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
他罪縛得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噴
以桐鄉之役兩睡此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

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間諾而陳東者薩摩主弟故帳下書記
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因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
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
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
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
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
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
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
論海必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

朝士未能則吾當圖責府
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振中國之子餘金賂王冕許諸
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謀
而請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關心故其氣
日固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為諸酋長所賊殺故為內附
上兵所刦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
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
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
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

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其當
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
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為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
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聞於是諸官兵得乘勝驟
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
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欵且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
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間設甲士
姦之先期一日卒擁首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
人冒雨入平湖城中以求四公者計不善恐他變遂許海

長北嚮面四公撲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歎胡公
而未之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向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
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姦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
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
已忿恚海之列歎猶胄而入屬彊脅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
日而先日卒至也其胥行桀黠若此於是閩謀不勒兵誅之祀日
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驚難即破水保兵猶迤邐遠道水至
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慨沈
家庄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喧然譁諸公輩何不撲

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今自解去顧秦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因日遣諜調海至泊海如聚時公因謀以謂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為鑿何不說毋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首平謀以謝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啗東詐為書夜遺其黨書海已約官兵焚剽汝輩矣陳東黨果歎而後伏遷卒東沈家庄遁上瞰之適海至急因令貢竊兩侍

文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保。其卒敗知之，助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入驚即勒兵纂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圍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攘甲厲鑿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鑿會風烈火，麾衆東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首，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峯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荷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珠。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龕山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十月

龕山之賊自溫州登岸蔓延於會稽經歷文某與戰於苦竹領副使孫宏軾併軍門所調奇兵與戰於析閭領於翁家村叅將盧鏗與戰於斤嶺於梁衡賊少却走龕家坂百官渡過曹娥江順流而西掠點善閒噬齋孔棘初總督都御史胡宗憲方在浙西勦川沙之賊移檄諸將竟未有能殄之者至是親提大兵至欲斬不用命者以殉於是僉事李如桂王詢指揮楊永昌知事何常明典史吳成器等兵併力追擊於瓜山戰三界戰毋婆領朱家溇賊遁蕭山之丁村杭湖至陳家灣雖多所殺傷云凶燄俞熾公至擇地形壁龕山之麓分諸將信地皆露宿以待時叅將盧鏗戰還公從明

再戰鎧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公佯許諾而密召親友謂曰若
曹藜養久未立戰功今賊行滅而諸將首鼠不進萬一賊得脫此
徑渡錢塘江奈何今日正若曹立功之會能乘其不意而襲之賊
可盡也衆皆踴躍請効死已乃激令成器統之以進不數里遇賊
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循海而走登匿山坡堡內我兵四面
奮擊不得已登屋擲瓦礫下瓦盡繼之以槍槍盡投刀刀盡乃下
死守我兵攻墻破之悉斬首以獻時日且暝公喜謂諸將曰此賊
流突千里轉戰無慮數十無能擣其鋒者今一鼓蕩平真

朝廷大威也命取賊心啖之選綈綈首級廿餘顆置案上每顆為飲
一觥主石皆失色而公談笑自若也達旦諸營方知破賊相率入

賀公謂鏗曰再二日何如鏗大懃服乃完師而歸時乙卯冬仲既望也

金塘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辛五郎者宿寇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葉麻葦同巢柘林攻乍浦圍桐鄉毒螫吳下諸郡其志欲吞全浙窺留都勢甚猛也總督胡公欲滅之忌海與其黨既而海受餌為我所擒其所忌陳東麻葉葦而遣其所懼以歸倭島五郎在焉公密令總兵俞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截殺諸寇而五郎則責之盧鎧鏗接密諭時方對諸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山客相顧莫知所謂鏗自乘福船令將官卒哨船若干以行次日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舟揚帆而南

令哨船四散潛泊少選上船艦金塘之艦皆登顛鐘知其為五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繼以銃炮賊以手且搖且招搖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哨兵颶言曰欲打話須去爾兵器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董者一家之義乃僂誘也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胡總督爺招安放回者也哨兵曰有牌驗乎曰有鎗招衆賊至舟傍慰籍之謂五郎曰汝既為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派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辭諱厚加體貌五郎不疑宴至深夜鐘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上桅俄而哨船謂聚鐘問之曰如何齊應曰是了五郎大驚請下哨船與眾夷同宿鐘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而下至篷戶外望

維海不見五郎悟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卧塌在地平下五郎度
不能免浩歎就卧遂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克盡即
前夜起雙燈時也是了者乃復命也群賊死時皆不知軍門之謀
僉訝哨兵敢行悞殺五郎亦自以偶遇盧鎧被執不知其出軍門
也嗚呼神武後獻俘告

廟

子平賜爾書獎公天下無不稱快云

擒獲王直

王直首歛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

小君葉少衡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之

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道遙哉宜因
間其母汪嫗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汪嫗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
傍有戎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星草木皆冰直獨心喜曰
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於是遂
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
將帶硝磺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
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為五峯船主則又招聚亡命若
徐海陳東葉明等為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
郎等為之部落又有從子王汝賢義子王激為之腹心會五島夷
為亂真有宿憾於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懾諸夷乃請於海防將

官而斬之無才遺者而聲言宣力

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直以為薄大詎投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頻入內地侵盜直又嘗以扁舟泊列表器料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去犯中國益深且眇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為城為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縣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而福清黃嚴昌陘臨山崇德桐鄉諸城皆為攻墬焚燬廬舍擄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計比年如是官軍益敢

雖主計但為計從請參戎政處必詭云某島夷所為也故東南雖
知王直之叛而不知受禍之深皆由直者獨總督胡公前按浙時
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酋來者皆直部落
也而不聞直未其為坐遣無疑先是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於
金華府獄中至是出之豐衣食潔第宅奉之以為餌而疏請以移
諭日本禁戢部夷為名其嘗往意伺察直也

上從之乃遣告員蔣洲陳可願布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授洲等曰王
直起在海外難與角勝於丘嶺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嵎
之勢方可成擒耳又曰王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偏裨
雜種侵蝕我邊圉是直當保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要須宣布

皇靈以携其黨使窮髮皆知向化則賊之勢自不能容然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卿等領計敵諾而行居無何倭酋董二被擒訊道直事甚篤與公所料不爽毫髮弔外始曉然知狀於是上以公灼見禍本降

幽書褒勞而閭外之事一以委公得

旨規羅益密御史金潤陶承學交章請立資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之

詔曰可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四等至五島遇王激道以移諭事激曰無為見國王也此間有傲者島夷所宗令渠傳諭足矣因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客館見卿等椎髻左衽旌旗腥色擬王者左右

銕洲等心勸坐論鄉曲設酒食相與情款方治洲
遣洲等致勞足下固復無恙真游席日首海介逋臣

足牽而鞠之而遠勞訊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稱
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為盜賊之行何也直曰總督公之聽誤矣
直為

國家驅盜非為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亡命糾合倭夷
殺人剽貨坐分鹵獲而為之辭曰我非為盜者是何異於昏夜操
畧以臨人之池執之則曰我非盜魚者為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
子知其必不然矣直語塞洲等自總督公統領官軍十萬益以鎮
溪麻寮大刺士兵數萬艨艟雲屯戈矛雨注水陸戒嚴號令齊

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於聰鑒智之當車轍也又曰
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壽幼全妻於獄中館設甚厚
則公之心事可知矣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僕全妻孥此轉槁為
福之上策也直默然而罷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而從此風聞
外夷隨其頤指者頗少變而叛質倚直為淵藪者多有離心直始
不安於彼矣初直聞母妻為戮心甚忿欲犯金華及聞洲等言無
恙又竊喜於是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等曰
今日之舉夫可冒昧以往也當遣我至親為彼所不信者先往宣
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真笑曰妙算也
遂托宣諭別國為名留持小島令葉宗滿王汝賢王激同謀可

願回至寧波詰之皆云宣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擁薩摩測夾遼
洋入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董崇滿等按赴效力成功之後他無
所望惟願

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

上許之公喜曰虜在掌中矣先是海軍倭寇敗沒于零寇百餘據舟山
為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剿之盡殲焉公疏

上功次犒賞有差王澈笑曰此何足實若吾父至當取金印如斗太嘉

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千餘萬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

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張甚公謀之王澈等以觀其意澈等

初欲小試慇懃故甘心於舟山之寇至於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

大事者且欲速直未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為名與葉宗滿閑洋去是年徐海等以次就擒事見徐海傳公恐形迹彰露委心留用王汝賢等撫摩若親子然葉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對將吏士民曰直非反賊顧崛強不一見我見我當有處也直聞公音指謂公誠朴可無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徐海等敗沒以為縱不如所料亦可與之應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蔣洲次遣王灤葉宗滿等率銳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

貢先泊牛湊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等慷慨登舟釀酒誓衆

三公大獻互盡破之列表泊牛時須謹備之公常直未至時已度

其有薄鐵堅大猷於金山而以總兵盧鑑代之盧鑑者舊與
漱等從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僕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群倭
擁兵刃伐竹木為開市計暴沒妻子弟求官封時公計已定仍

勒列狀

上謂以安其心

上已知直為釜魚智力俱非胡公敵乃顯

詔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為詞胡宗憲等相機設謀擒剿
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公奉

詔逆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圖方略密調參將戚繼光張四維等督諸
健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棋列魚鳥莫度乃以夏正等為死

間諭直曰汝欲保全衆屬開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
兵而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於此即往見軍門敢留汝邪況死
生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且萬有一
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王激葉宗滿先遣來見者連
夜卧因佯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於几案王激等竊視驚怖夜半
公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汝故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
莫辭吐滿床王激等漏之於真具始疑之又使其子澄啞指血寫
首書云寧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於

廷時許眷屬相聚汝來軍門決一留汝藉令不來能保必勝乎空
一卒入耳又仲邵岳童輩等從乘游說直猶豫未決公以爲孰

懲今過已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屈觀望乃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直
指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丘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嘆
曰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當王百不死縱胡公誘我甚奈我何乃
曰部兵無統欲得王激攝之公知海上諸賊惟真多智習兵久雜
與城得人心為難制其餘皆鼠輩輩毋足慮諸將亦云以犬易虎
不可失也遂遣激往直乃桀然詣軍門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
也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集三司諸大夫叅議曰王直始以射利
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勾引倭夷比
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過以來歸仍欲挾倭而求市
上有干乎

國禁下貽毒於生靈惡貫滔天特行人共怒問擬斬罪猶有餘辜公具

疏

上請得

旨斬直於市梟示海濱妻孥給功臣之家為奴王汝賢葉宗滿俱從末減遷遠充軍主激出洋為颶風所覆其餘從賊魚散鳥驚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掃除黨與自絕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兵部始以封

賞之議

上請

詔曰大憝既除海氛已靖_即報謝徐徐何也胡宗憲可大予太保_即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_即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

者陞賞有差

舟山之堤

嘉靖戊午春二月總督侍郎胡宗憲擒獲元兇王直其餘黨泊舟山之岑港倚險列柵勢甚猖獗公命把總任錦指揮甘述宗等進泊江口之南都指揮李海指揮張天杰等泊港口之北總兵俞大猷等以福船并叭喇鳥八槳串網船往來策應指揮周官土官彭志顯領大刺土兵由中路小河嶺入指揮楊伯喬唐鑾土官張領鎮溪麻察兵由右路碇礪入叅將戚繼光率部兵由左路小嶺入而指揮楊永自蘆鎧鮑尚瑾方昇通判吳成器等分道策應叅政王詢劉壽副使陳元珂則監督之約期水陸並進直抵賊巢時

都指揮戴少霄先用火攻殺傷頗多公許全捷俱准首功禁取級
以妨前進我兵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急港側砲聲大震復擁衆
登陸抄後死戰我兵後哨稍却前鋒四擊橫衝賊乃歛營固守公
以美僧德陽稱貢而來賊脅為聲援可計而離也乃潛縱之令成
器遣謀持信票數百入巢散其脅從由是賊勢自孤為守益堅公
又檄諸將曰賊所以負固死鬪者蓋春汛已及計有新倭可為應
援若哨擊稍踈必流突與合矣此非小利害也其督舟師預為哨
探之計無何果有倭船泊普陀小道頭來將張四維推官查光遠
等督兵且戰且逐至烏沙門外洋賊遂潰敗佯斬四十餘級賊走
少縣山即朱家尖山也公策此賊舉攀港之寇相距不遠

路必由碇礮水路必由嚮礁門乃檄諸將設伏以待已而賊果由二處奔沈家門與岑港合踪公不得已親蒞定海分遣將領各與信地福船由岑港南口廣船由北口宣撫田世爵都指揮何本源等兵由馬舉至張礮一由寺嶺至三官堂一由小嶺至聚水塘進而以元珂四維往來監督又遣奇兵由天童逕搗賊船仍近巢半里許列一老營以叢居中調度叅政胡堯臣防守所城督發糧餉尅期大舉時賊依山阻水列柵自衛火器頗多我兵陷陣先登者間多被害公復檄諸將從中逼壘而陣且示以哨伏應援之規更番迭戰以耗其大藥折其銳氣又令夷僧輩招之私語賊遂互相猜疑至持刀自擊我兵乘隙進攻賊衆大亂夜分縱火焚其

舟死者無算餘各奔集我兵彊之斬柵而入斬馘百餘級復奔柯
梅嶺我兵追之火其巢窟賊勢窘甚遁出浦口四維與指揮朱尚
禮等舟師追至俞山外洋見賊連艘而行遂以兵船潛伏山下而
以小艇營之賊果逐利來追伏兵大起夾擊之犁沉四舟擒其渠
魁汪印山陳禮等斬首九十餘級溺死者不計王直之黨至是盡
矣是捷也五哨之布公有成筭而大猷等叅錯不進沈家門合踪
公料敵如神而諸將不先事追擊至塵定海之設非公淵度圓機
小挫不折能因敗為勝且奈何哉嗚呼於是見公之心獨苦矣

海防頤考載

嘉靖肆拾年肆月六日倭船壹隻倭賊陸拾餘徒登犯先該海道副使譚 分布兵船在彼哨禦遇到隨遣中軍把總艾升統督各官兵擒斬真倭首級陸拾貳名額

倭犯寧海所官兵敵却之

嘉靖肆拾年肆月有倭船大小貳拾餘隻倭賊伍百餘徒由觀山登岸攻城該所守禦指揮向桂督率該所官軍各用矢石火器敵死倭賊參拾餘徒賊忿不退拆毀蔡世揚墳庵屯劄教場絞梯參拾餘張蜂擁夏家山布梯攻打十分危急指揮向桂督率官軍都茂功等奮勇死戰打死倭賊不計力屈勢窮下船開洋去訖本年伍月復有倭船伍隻倭賊參百餘徒由觀山上岸攻城該指揮向

桂千百戶都茂功等督率該所官軍各用矢石火器奮勇敵退各
賊下船開洋去訖

袁村朱家店戴譽湖陳之捷

嘉靖肆拾年伍月內倭船伍隻倭賊伍百餘徒由湖頭渡登岸突
犯袁村地方該海道副使王 督率統兵把總艾升等官兵擒斬
真倭首級叁百陸名顆賊見官兵勢勇遁往朱家店地方隨該把
總艾升統督官兵奮勇追勦擒斬真倭首級柒拾捌名顆前賊勢
窮遁往戴譽湖陳地方又該把總艾升統督官兵擒斬盡絕計獲
倭首級百伍拾叁名顆

効山海洋之捷

嘉靖肆拾肆年肆月有倭船壹隻屯泊在彼該海道副使察
發統兵把總艾升統督官兵犁沉賊船擒斬真倭首級貳拾餘名
顆餘賊溺死者不計其數

南旋綠鷹之捷

隆慶肆年叁月貳拾日有倭船叁隻倭賊貳百餘徒在南麂等島
行使該把總胡震督領官兵追至南旋下洋即獲二船各賊下水
生擒真倭叁名斬首捌顆救回被擄民人叁拾伍人貳拾捌日又
有倭船貳隻倭賊貳百餘徒突至竹嶼該把總胡震及參將下遊
哨兵船衝鋒戰至綠鷹下洋犁翻壹船圍勦壹船擒斬真倭首級
貳拾餘顆救回被擄男婦肆拾餘名口

五爪湖之捷

隆慶肆年肆月有倭船陸隻泊在彼該海道副使王督同參將梅魁統率官兵陳典徐景鑒楊鸞等犁沉賊船貳隻擒斬其倭首級貳拾餘顆溺死倭賊甚衆救回被擄収入

南麂竹嶼東洛三礁之捷

隆慶陸年閏貳月貳拾肆日有倭船壹隻倭賊壹百餘徒在東洛南麂外洋行使該溫處兵巡道副使張督同叅將胡震統督官兵周津伍奏等追勦擒斬真倭首級叁顆用火焚溺衆賊死者不計肆月初伍日三礁外洋有大倭船貳隻倭賊貳百餘徒該叅將胡震統督把總李春芳等官兵正副翼沈賊船壹隻火燒壹隻

擒真倭共斬獲一百三十五級救回婦女肆口小廝

大衢舉之捷

隆慶陸年陸月各官營兵船將已收掣回關該海道副使蒙 照得
汛期將畢恐有廣閩倭船回島嚴督各哨兵船再加哨禦本月初
陸日瞭有倭船貳冬倭賊貳百餘徒在洋行使劫掠當該副使蒙
總兵朱參將鸞督率官兵徐景星等奮勇攻擊生擒真倭
壹拾伍名斬獲倭首貳拾陸顆餘徒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救回被

擄男婦捌名口

鹿頭外洋之捷

萬曆貳年肆月拾壹日有倭船貳隻倭賊壹百伍拾餘徒該台州

兵巡道僉事王督同叅將戚繼美統率官兵王賜文等奮勇攻
擊斬獲真倭首級建顆犁沉賊船溺死無算

南鹿東路外洋之提

萬曆貳年肆月拾壹日南鹿外洋有倭船壹隻倭賊柒拾餘徒該
溫處兵巡道副使蓋督同叅將李希周統率官兵葉歡等生擒
真倭伍名斬獲首級壹拾陸顆救回被擄人民壹拾玖名彼時風
浪洶湧即用火攻燒溺水死者甚衆拾伍日東洛洋外復至大倭
船壹隻倭賊捌拾餘徒督遣官兵李春芳等擒斬真倭首級壹拾
陸顆溺死不計其數

浪同陞錢海洋捷

千餘在客死濟源縣後入犯北時總兵出蒲舉之
軍督率把總掠其畢等統領各哨官兵相機遠擊拚力進
逼日又有大倭船肆隻約賊貳百餘徒在積谷山外行徑官兵突
擊等奮勇追及對敵移時傷殘倭賊數多逋誅東遁木日淮西外
洋又有倭船壹拾伍隻官兵雄雲熊材錢潛宋大忠等與擊之戰
竟日銃箭齊發擊斃傷者不可勝計各賊望東遁去賊走五日保
錢海洋有倭船拾餘隻約賊伍百餘徒官兵徐景星錢潛等率軍
材宋大忠王三錫等合力攻擊自午至夜分各放火器焚燒之風
衝犁沉其貳船斬獲倭首壹拾陸級生擒從賊壹名各徒亦悉
溺者甚衆賊踪解散我兵分道進剿伍月初壹日在黃河

哨見大倭船壹隻，大小七行使官兵，陳仕堅、徐和、徐金等追擊過茶山直至高家嘴，賊被銃箭傷死者過半，奔回被擄，名其各賊首級，撞遇直隸兵船，盡行邊取去。訖初參日在東洋大洋追及倭船，壹隻官兵吳昆等，向前奮擊，犁沉之，斬獲倭首級餘賊，覆沒救回被擄者壹拾貳人。又哨至下八山，遇有倭船，官兵徐景星等對敵追奔百餘里，賊衆大敗，忽遇颶風，多船翻訖，初肆日哨至五爪湖，有大倭船壹隻，官兵楊貴等攻擊，乘船生擒真倭，一名斬獲，真宣拾級被傷，溺死者不計其數。回被擄人，或拾獲，或殺死。東洋有倭船數隻，官兵陳廣良等，攻打殺盡。

功黑夜霧迷各賊併船逃遁遺一空船初肆日又追至
白結山海洋有大倭船壹隻官兵撲雲幕率先對敵斬獲倭首肆
級生擒從賊壹名餘寇胥溺救回被擄營拾貳人又督哨長董得
秀于魚籠山洋斬獲真倭首壹級樊雲等又於馬蹟山搜斬真倭
首參級拾貳員徐景星等又於浪岡外洋斬獲真倭首肆級救回
被擄貳人犁沉倭船壹隻

馬蹟羊山漁船貳提

寧波府知府周良賓海防同知李乘呈稱肆月拾柒日有倭船壹
隻計賊壹拾肆徒在於馬蹟海岸搶掠漁船當被漁人何邦寵王
景秀等奮勇對敵破其船竿擒真倭壹名斬獲倭首肆級餘賊溺

死奪回原搶漁船壹隻本月貳拾柒日又有倭船數隻前來羊山
海洋搶擄內有肆倭跳上漁船被漁人李廷臣等執梃對敵打傷
參賊落水生擒真倭壹名

徐公海洋之捷

萬曆參年伍月初壹日本洋有倭船壹隻約賊伍拾餘徒往西北
行使該嘉湖兵巡道僉事王 脅同分守叅將狄從夏統率把總
韓沛等領兵攻擊斬獲真倭首玖級餘賊連船渰沒救回被擄人
壹拾壹名

海洋之捷

嘉湖知府楊邦憲據諸方等報稱於萬曆參年伍月

肆日本洋有倭船壹隻許賊拾肆人前來搶掠漁船當被六等橋
命對敵斬獲倭首參級餘賊盡殺落水

韭山浪岡漁山參捷

萬曆肆年春汛出師該巡視海道副使劉會同總兵李參將
徐正督發各總官兵分布信地哨禦遠洋隨奉

欽差督撫軍門謝案驗題奉

欽依加添沙噉捌槳船隻派撥各總遊哨直抵陳錢下八山等洋遏其
方至又奉

本院撫臨調度指授節宣至肆月拾捌日官兵路宰客官陳應冕
等哨至韭山外洋瞭有大倭船壹隻內向各督水兵衝鋒攻擊生

擒倭賊共斬倭首壹拾叁級奪獲倭船併夷器貳百肆拾伍件
又於本月貳拾肆日官兵徐九章樊雲宋大忠馬自道等哨至浪
岡遂洋瞭見大倭船貳隻入寇約賊壹百餘徒即督官兵奮勇血
戰犁沉前船生擒倭賊伍名斬倭首肆拾肆級渰沒者不計并獲
夷器叁百貳拾件救回被擄漁戶貳拾貳人又於伍月初伍日
官兵杜德輝江明等哨至南北竺海洋瞭有異船壹隻向內行使
約有倭賊伍拾餘徒即督兵船追至漁山擂鼓筆架海洋各用火
器攻燒賊船擊賊下水比因統驚龍起風浪大作止撈斬倭首肆
級餘賊盡皆渰沒并獲在船在水夷器貳百壹拾捌件

平定海防賊方略
卷之二
平定海防賊方略
卷之二
平定海防賊方略
卷之二

金齒外洋之捷

萬曆伍年肆月貳拾壹日該分守寧紹徐參將差旗牌官軍等督率昌國把總邵岳哨總杜德輝等哨至金齒外洋見有倭船一隻向東南行使官兵奮力攻打斬獲真倭首級捌顆救回被擄漢人參名升獲夷器貳拾件遇方賊船撞礁沉沒

積穀海洋之捷

萬曆捌年肆月拾陸日該分守寧紹盧參將督同昌國把總陸邦彦哨總陳夢斗等巡哨韭山外洋瞭見倭船壹隻約賊參拾餘徒由正東向西行使隨督兵船追至積穀海洋擊沉其船因天晚雷雨海湧止鉤斬真倭首級貳顆及撈獲夷器捌件餘賊溺水不計

東霍外洋之捷

萬曆捌年肆月貳拾肆日該分守寧紹盧叅將巡歷長塗鬼狼湖等處督令中正遊哨把總詹斌錢潛哨官張世澤丘鳳等巡哨東霍海洋遇見大小倭船叁隻官兵攻打犁沉賊船斬獲真倭首級共貳拾伍顆夷器貳百玖拾餘件小倭船壹隻餘賊溺水不計其數

西磯洋岐六嶼海洋之捷

萬曆捌年肆月該松海備倭把總馬繼武先於本年貳月內遵奉兵巡溫處道僉事唐台金嚴張叅將軍令統率大小船隻在於西磯洋岐六嶼海洋巡邏至肆月貳拾肆日哨至西城山名海

洋犁沉真倭船壹隻擒獲生擒真倭壹名斬獲首級壹拾叁
顆投溺者不計○貳拾陸日又該把總馬繼武遊哨山名洋岐海
洋有真倭船壹隻形若海滄督率哨官王慶龍顧汝濟兩相攻擊
賊見我兵勢大難支遂各帶刀投溺下水不計其數生擒魁倭貳
名斬獲首級壹拾柒顆○貳拾捌日把總馬繼武督同中軍把總
石光遠在於六嶼海洋生獨真倭壹拾名斬獲首級貳顆通共生
擒壹拾叁名斬獲首級叁拾貳顆俱經解赴本道轉解

督撫軍門吳 驥實員請

欽賞六日三捷勒碑見在

東洛海洋之捷

萬曆捌年閏肆月貳拾叁日該分守溫處叅將潘清督率中軍胡大經統船於東洛海哨遇倭船壹隻約倭百餘徒官兵奮勇擒獲生倭壹拾貳名首級壹拾貳顆收回被擄人夫一名

橫坎門外洋之捷

萬曆拾年叁月貳拾壹日該分守溫處叅將沈思學督率黃華關綱哨王龍統船橫坎門外洋哨遇大小倭船貳隻賊百數餘徒官兵對敵傷死王龍賊船追至靈昆海塗督調標營把總馮汝冒官兵攻力擒獲生倭貳拾陸名從賊壹拾玖名夷婦貳口首級伍顆倭船貳隻夷器壹百伍拾叁件

花腦浪岡之捷

東昌府平定三月初五日該分守等處都督軍率兵正遂出
吳陳夢斗錢清等巡哨花牋大小船等洋還有賊船貳隻又會勇攻
禦賊船失擒其倭黨不斬獲首級貳拾顆奪獲夷器壹百拾
乘從此用海凡者衆至本月初肆日又督定海北哨總劉應科正
游擊吳必儒中遊標網詹斌等巡哨浪岡海洋瞭有草連戶大倭船
魯連戶一州逐年奮勇來攻龍風猛作官兵冒險屢戰生擒真倭伍
卒斬獲首級貳拾捌顆奪獲夷器壹百叁拾伍件

名伽外洋之捷

萬曆貳拾玖年叁月貳拾玖日該分守寧紹陳叅將督同正遊哨
趙應科定南哨官員韓克華等巡哨洛伽山外洋遇有大烏尾小

草營倭船載金拿刀攻打犁沉草營船壹隻倭衆約武官水
傳今不許取級併追上倭船忽遇雷風逃遁據戒心至也昇
真倭首級壹顆并獲倭衣貳件倭箭伍枝方國寶傷兵三
名

東霍之戰

萬曆貳拾玖年肆月拾伍日該分守寧紹嚴參贊官正遊哨
把總陳雲可、參將試等巡哨東霍外洋賸見草營大軍那嘗隻各
督燒船追殺我兵以佛狼狽大頭等項攻水城船鳥銃倭前船兵
捕兵間有伏兵陣亡傳國軍卒一儀火兵卒有益無一倉卒又死
互殺進水火門之深水炮底船身等

東洛外洋之捷

萬曆貳拾玖年肆月拾玖日犯夷能普達等駕倭船壹隻約倭
拾餘徒乘帆向東洛下洋望東南行使哨官張邦達隊長狄龍等
瞭見飛報溫處兵巡道按察使湯署叅將事都司孫蓋臣即奮
官兵奪得春等駕船追賊逼近亂發矢石銃炮四圍攻打賊亦放
銃矢對敵自二至酉賊見我兵兇猛勢難抵敵亂竄下水當生擒
活倭壹拾玖名并獲倭仗呈解

督撫劉批行三司各道會官譯審賊夥黃維等吐稱夷犯能普
達等海中劫據米岱船客商參入情真林元等勾引事實會同
按院馬看得少許一海半夷共之漁商牟利餌賊島夷以乘汎

摠我所從來矣。自關貢、革朝鮮海上數年絕警，及金倭遁而島夷鄰東南者漸有覬心。六年，使船突來，狡謀已兆。今歲分艦流劫，狂熊益張。况其器利船堅，大非昔比。官兵卒遇技力難施。聲聞內地羣情已自驚惶，萬一隕備不嚴，縱令闖入其貽害誠非小也。若今幸沿海要地預防惟謹，而溫巡官兵速哨，遇敵合圍攻討，則無異養來犯而漏其僂衆，生擒以歸。